

清康乾时期琼州科举探析

付永杰

提 要：广东本土童生冒充琼州籍学子，在琼州参加童试，录取概率大幅度提升。此举使琼州本籍学子官学录取概率直线下降。琼州籍学子在乡试、会试中亦要与江浙强省和粤省内广潮等文教重地学子竞争，皆处劣势。此外，琼州籍学子若不通晓官话，则无缘科举。广东本土学子的作弊行为亦对琼州籍学子造成严重不公。乾隆二十一年（1756）诗律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成为广东科举考试的分水岭。在广东科举呈现低迷状态时，诸多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因素交织在一起，催生了乾隆二十年年初至乾隆五十年初琼州科举的中兴。

关键词：康乾 琼州 科举

科举自隋唐创制以来，皆被视为笼络、控制人才的手段。南宋时期，琼州出现第一位进士，终宋一代，琼州共有12位进士，13位举人；元代是琼州科举的低谷期，只有2名举人；明代琼州文教盛行，举人、进士数量创历史最高值，进士62人，举人605人，人称“海上邹鲁”^①。清代琼州的科举成绩不敌明代，已为共识。目前已有学者在经济、自然地理等方面，阐述琼州科举的不利局面，如北上期间气候不适、山高路远及经济条件不佳造成琼州籍学子被迫弃学，致使琼州科举处不利状态。^②琼州远在边陲，对其科举造成掣肘的并非仅有自然地理和经济，应是在其特殊历史背景下多方面交织融合的结果。此外，清代琼州科举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还是出现阶段性的起伏，亦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一 琼州科举困境

康乾时期科举体系中重要的考试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各地童试^③、乡试^④之录取结果有名额限制，康熙前中期，会试、殿试录取结果亦有名额限制，但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后，则无固定额数。依清制，童试分三场，童生需在户籍所在地参加县（附属州）试，合格者再参加府（直隶州）试，府试合格者可参加由学政组织的全省之院试，三场考试全部通过者，则被分拨至各自户籍所在地之府州县官学，实现了由“民”阶层向“士”阶层的转变，俗称秀才或生员，无赋税徭役之责，优者可得朝廷钱粮补助。在乡试之前，省或学区会组织生员参加科试，合格者即取得乡试资格，参加本届乡试，乡试合格者成为举人。会试为朝廷组织全国举人在京师参加的考试，合格者为贡士。贡士需参加皇帝主持之殿试，合格者为进士。

因清廷规定参与科举考试之人，务必于其户籍所在地参加，不得跨籍异地报考，以期考试公平，尽取各地之才。童试合格者可入当地官学，但各地官学有学额限制。^⑤琼州下辖三州十

① 宋元明进士、举人详情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26《选举制》，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190—1224页。

② 关于经济和自然地理如何对琼州科举造成掣肘，可参见朱东根：《海南历代进士研究》，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58—70页。

③ 参见素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42《学额总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4页。

④ 参见素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36《录送科举》，第129页。

⑤ 参见素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42《学额总例》，第154页。

县,各官学学额情况如下:琼州府学额进24名,廪生、增生各40名,一年一贡;琼山县学额进15名,廪生、增生各20名,两年一贡;儋州学额进15名,廪生、贡生各30名,三年两贡;崖州学额进12名,廪生、增生各30名,三年两贡;万州学同崖州学;澄迈县学额进12名,廪生、增生各20名,两年一贡;临高县学、文昌县学、定安县学、会同县学、乐会县学同澄迈;陵水县学额进8名,廪生、增生各20名,两年一贡;感恩县学、昌化县学同陵水。^①

广东广潮等地为全省文教重地,学风甚浓,又因各官学名额限制,童试异常惨烈。而琼州,特别是感恩、陵水、昌化、崖州等地,官学名额虽少,但地处烟瘴,人烟稀少,学风欠佳,竞争较小。至乾隆五十年(1785),广东学政平恕曾言“其琼山、文昌、会同等县颇知留意经籍,文理较优。惟陵水、昌化、感恩三县僻远尤甚,尚属口陋”^②。此情诱使广州、潮州等地童生冒充感恩、陵水、昌化籍学子,在感恩、陵水、昌化等地参加童试,录取概率大幅度提升。但此举使琼州本籍学子考中概率直线下降,烟瘴州县籍学子尤甚,如“感恩系琼郡小邑,岁科校士每考额取八名,率为外郡州县冒籍者所得”^③。官学学额皆被外籍考生所占,琼州本籍学子不及外籍学子,纷纷落榜。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言:“粤东广州等府,从前考进雷、琼等属之贡监,现在呈首者,该学政造册报部改归。”^④希望冒充雷州、琼州籍的学子限时自首,否则重罚,但在科举功名引诱下,冒籍之风愈演愈烈。清制定学子务必于籍贯地参加考试,不得冒籍,就是考虑到各地文风不一,水平参差不齐,若不限籍贯,则各省官学学额可能皆被文教重镇之学子抢占,文风不盛之地之学子可能数十年不得登榜。但广、潮等地考生还是通过各种手段,冒充琼州籍学子,使琼州部分州县同样出现本籍学子数十年不登榜之惨境,进而影响乡试、会试中琼州籍学子的录取率。

清初,会试录取名额并非依省分配,而是按卷分配,即南、中、北卷^⑤,广东与江浙等省同属南卷,一同争夺有限的名额。江浙为教育大省,才子辈出,广东文教实力难敌江浙,南卷有限的名额多被江浙等文教强省夺得,广东举人所得比例甚小。康熙四十二年(1703)会试,“广东举人未经取中”^⑥,即本次会试广东举人全军覆没,南卷有限之名额皆被江浙等文教强省所得。琼州在粤省内不及广州、潮州等文教重地,而广东文尚难敌江浙,琼州在此期间若要通过会试,无异于登天,故出现顺治十四年(1657)至康熙五十一年琼州共有庄时著等29位举人,无一人中进士之窘境。^⑦康熙五十一年,康熙认识到“直隶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份,故取中人数不均”^⑧。清廷随即改制,废除南北卷制,按省取

① 参见索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58《广东学额》,第220页。

② 平恕:《为报廉州等地生童岁科试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史料(上)》,《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

③ 民国《感恩县志》卷5《建置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10—111页。

④ 索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30《清厘籍贯》,第113页。

⑤ 关于南、中、北三卷各包括哪些省份,以及三卷之变迁沿革,可参见刘秀生、杨雨青:《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⑥ 《清圣祖实录》卷212,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十八日,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册,第152页。

⑦ 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26《选举制》,第1224—1226页。

⑧ 杜受田等:《钦定科场条例》卷22《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本,第830册,第77页。

士。规定各省进士额数不事先设定，而是依各省实际参加会试的举人人数多寡临时设定。会试收卷后，“就本省卷内择其佳者，照所定之额取中”^①。改制后琼州举人不必与江浙等地举子竞争，但若要高中文士，亦要与粤省内广州、潮州等省内文教重地举人竞争。乾隆后期曾有人建议取消按省取士，乾隆言：“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若如钱沅所奏，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远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②故按省取士在此后未被修改。琼州举人在会试中虽不必与江浙籍举人竞争，但还要与省内文教重地举子一决高下，琼州与广、潮等地相比，实力悬殊，琼州举子依然不占优势。

康乾之际为清廷疆域逐渐开拓并达到鼎盛时期，幅员辽阔，境内所用语言涉及多个语系、方言，各地言语不通，甚至同为闽语区的闽北、闽南之间亦存有言语交流不便之处。各地通行语言为当地的方言，这为科举考试带来诸多不便。故清廷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言语必须统一为官话，否则全国各地举人在京师会试时，所用语言五花八门，互不通意且不通官话，为考试正常进行带来诸多障碍。清初有南京官话、北京官话两支，雍正八年（1730），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粤语通行于广东本土，却不通琼州。琼州远在边陲，州县环绕四周，各地交流不便，也形成儋州话、军话、黎语、迈话、疍话等各种方言，但琼州主流的语言为汉藏语系汉语闽方言。^③

雍正六年（1728），有大臣奏言：“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查五方乡语不同，而字音则四海如一。只因用乡语读书，以致字音读惯。后虽学习官话，亦觉舌音难转。”^④即闽粤学子在学习官话后，能知晓官语，但自己在发音时，受自己当地土音的影响，所发之音与官语正音不同。为此，朝廷要求各省督抚、学政及殷实之家务必于当地教书育人之所，聘请通晓官话者为师，力求矫正各学子之土音。严令各操土音之省，八年为限，“八年之外，如生员、贡监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乡试，学政不准取送科举。举人不能官话者，暂停其会试，布政使不准起文送部。童生不能官话者，府州县不准取送学政考试。俟学习通晓官话之时，再准其应试”^⑤。此时，琼州籍学子若不通晓官话，则无缘科举。但官话以北京音为基础，琼州远在边陲，半疆烟瘴，学子若要通晓，谈何容易。故乾隆元年（1736）议准：“粤东乡音，不可通晓……但偏方士子溺于土俗，转瞬限满，而问一官话，多属茫然。请于八年之期，再为展限，以俟优游之化。现在闽省业经奉行，粤东亦应准其展限三年。”^⑥清廷在学子之间力推官话，并设年限，此举阻碍了多少琼州籍学子的科举仕途，无从查考。《琼山县志》曾载：“琼人语有数种：有官话，即中州正音，缙绅士夫及居城厢者类言之，乡落莫晓。”^⑦居州县城者多官话，但占据人口多数的乡间不晓官语，为科举在琼州的普及之障碍。乾隆三十六年上谕言：“李侍尧等奏广东潮州府属各县设立官学，教习官音，有名无实，徒滋靡费，请概行停止一折，所奏甚是。”^⑧现暂无康

① 杜受田等：《钦定科场条例》卷22《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第78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1310，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5册，第504页。

③ 关于琼州主流的语言为何是汉藏语系汉语闽方言，可参见陈波：《海南方言研究》，海南出版社、南方出版社，2008年，第11—30页。

④ 素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65《各省事例》，第245页。

⑤ 素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65《各省事例》，第245页。

⑥ 素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65《各省事例》，第245页。

⑦ 咸丰《琼山县志》卷2《輿地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6册，第865页。

乾时期琼州籍学子学习官话的史料，但有同属闽方言区的福建学子学习官话之史料。雍正十二年福建特设正音教职，并从赣浙筛选优秀贡生、举人担任教员。学习两年后，福建学子“通晓官话者，寥寥无几。是福建土音，屡经设法教正，而外省人员，处一傅众咻之地，实难成功”^①。广东标榜的文教重镇在教习官话方面令清廷大失所望，福建集全省之力推行官话，效果不佳，琼州为边陲一府，其推行官话效果可想而知。

乾隆年间，乡试、会试名额皆依省为单位分配，琼州籍学子若要登榜，需与粤省其他府州之学子竞争，以争夺有限之名额。但现依《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中广东学政之奏折内容显示，粤省本土诸多府州在考试中存有大量作弊现象，作弊事件对琼州籍学子造成严重不公。乾隆十八年（1753），广东巡抚在奏折中称：“广东于庚午科暨壬申恩科两任监临点名时均搜出怀挟生源一二名及三四名不等，是粤东士子夹带之陋习未除。”^②可见广东学子作弊由来已久。乾隆二十九年，广东学政在奏折中称“广东省向来枪手之弊最甚”^③，可见作弊之风盛行。乾隆末年，广东学政称“惟查粤省陋习，士子多剽袭旧文，希图诡遇”^④。如乾隆十八年，广东乡试查出夹带相关书籍进考场者7人。^⑤广州、潮州、惠州、嘉应等粤省标榜之文教重镇更为作弊重灾区，乾隆五十年广东学政奏报粤省童试情况：“潮州府搜检出文童朱上达等八名，嘉应州搜检出曾钦江等九名，惠州府搜检出周鸿章等六名，广州府搜检出卢廷珍等四名，俱经照例惩示。又，查出广州属年貌不符之余五常等三名。”^⑥同场考试还查出惠州、广州等府童试存有冒名顶替、抄录原文等作弊现象。同届童生岁科试中，高州、雷州、廉州亦有童生抄袭，雷州海康县有冒名顶替者。^⑦乾隆五十一年，生童科试查出肇庆府童生有抄旧文之弊，潮州府童生有冒名顶替之弊，广州、南雄有冒籍之弊。^⑧乾隆五十八年生童考试时，“广州府东莞县，点名时查出该县文童叶永明年貌不符，当经究出买名应考情事……考试惠州府属，查出归善县文童黄辅招复试卷与府县试原卷笔迹不符，必系顶替入场，当将该童扣除……考试潮州府属，查出揭阳县文童高联芳与同县文童蔡观光隔号调换试卷显有代倩情弊”^⑨。广潮惠嘉等地学子在童试时可冒充琼州籍学子与琼州本籍学子竞争，争得琼州官学学额，优势明显。但乡试、会试则是广东全省学子竞争，不分州县，此时若依旧冒充琼州籍，与在本籍考试无任何区别。故文教重地学子开始冒充别省户籍参与考试，以期在乡试、会试中登榜，如乾隆元年广西乙卯科乡试，“第三名举人何希尧系广东肇庆

① 素尔讷等编，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卷65《各省事例》，第245页。

② 苏昌：《奏报文闱乡试届期慎密查办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影印本，第5辑，第806页。

③ 翁方纲：《奏报考试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3辑，第522页。

④ 戴街亨：《广东学政戴街亨为严防岁试舞弊并报肇庆等地生童考试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下）》，《历史档案》2003年第1期。

⑤ 参见苏昌：《奏报办理文闱乡试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辑，第150页。

⑥ 平恕：《广东学政平恕为报潮州等地生童岁试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上）》，《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

⑦ 参见平恕：《广东学政平恕为报廉州等地生童岁科试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上）》，《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

⑧ 参见平恕：《广东学政平恕为报肇庆等地生童科试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上）》，《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

⑨ 戴街亨：《广东学政戴街亨为报惠州等地生童考试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下）》，《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

人,冒(广西)太平府籍捐纳岁贡”^①。乾隆二十五年,广西学政言“广东等省之人冒考广西者尤多”^②。乾隆三十六年,广东嘉应籍梁漠、谢丸、赖济等“偷渡台湾冒考入学”^③。会试中亦存枪手之弊,乾隆五十八年上谕:“广东举人郑纲、温观威二卷诗文疵谬,字划模糊草率,军机大臣调验原卷比对,竟如出两手,其中情弊显然。”^④凡此种皆对琼州籍学子造成严重不公。^⑤

二 广东科举转折

前文已述,琼州籍学子若要在科举中脱颖而出困难重重,既有先天的不足,又有后天人为因素的阻碍。终清一代,琼州在科举方面不及明朝已为共识,但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按省取士,琼州在此后某一阶段却出现中兴局面,颇有“邹鲁遗风”之象。如表1所示,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东每科进士人数占当科全国进士总数的比例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自起初的3.23%至6.38%,最高值曾达6.59%。广东进士录取呈现一片向好之势。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共40年间,琼州进士人数占当科广东进士总数的比例3次超过10%,脱科12次,其他最高值为7.14%。特别是在乾隆二年至乾隆十九年,广东每科进士人数占当科全国进士总数的比例快速提高,并呈现历史最高值时,琼州仅有一人考中进士。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五十四年,广东每科进士人数占当科全国进士总数的比例却接连下降,甚过腰折,占比自6.38%下降至2.08%,最低值曾达1.90%。广东进士录取又现向下之势。但此时琼州进士人数占当科广东进士总数的比例却急剧增长,自6.67%至25%,8次超过10%,两次高达33.33%。乾隆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广东考取进士人数各为3人,每3人中就有1人为琼州府人。故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五十四年是琼州科举快速发展时期,此阶段琼州科举成绩比肩甚至超过广潮等粤省文教重镇。

在琼州会试快速发展时,琼州乡试亦取得喜人成绩。如表2所示,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一年,琼州每科举人占当科广东举人总数的比例,最高值为5.71%,超过4%的次数为四。但自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四年,琼州每科举人占当科广东举人总数的比例,最高值为9.58%,超过5%的次数为5,超过4%的次数为9。综合表1与表2可知,乾隆二十年初至乾隆五十年初,约30年时间,是琼州科举的中兴时期。

琼州科举为何在乾隆二十年(1755)至乾隆五十年左右出现中兴局面,是外在环境的改善,还是琼州籍学子自身内部的提高,此问题值得研究。广州属督抚治所所在,文教水平高,在表2

① 谢济世:《江南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为请停外省人入籍广西应试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嘉时期科举冒籍史料》,《历史档案》2000年第4期。

② 鞠恺:《广西学政鞠恺为陈严惩冒籍办法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嘉时期科举冒籍史料》,《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

③ 李侍尧:《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为查明粤省童生偷渡台湾冒考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嘉时期科举冒籍史料》,《历史档案》2002年第4期。

④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纯皇帝》卷40《文教八》,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609页。

⑤ 琼州籍学子也曾作弊,但作弊频率和程度远不及广东本土,现仅查找到琼州一则作弊史料。平恕:《广东学政平恕为报廉州等地童生岁科试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上)》,《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载:“琼州文童东润八号、东果十号,文理俱不如原卷,臣恐其中或有代倩传递等弊,严加查究,均系抄袭及曾经拟作,尚无别项弊案……澄迈文童黄元昌、黄元明,东西乱号……澄迈文童谭士元,年貌不符;琼山文童黄受中等十一名,搜出夹带。”

表1 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六十年(1795)广东进士情况表

年份	年份			年份			年份		
	全国 总数	广东 数	琼州占 全国比	全国 总数	广东 数	琼州占 全国比	全国 总数	广东 数	琼州占 全国比
康熙五十二	186	6	3.23%	316	19	6.01%	161	5	3.11%
康熙五十四	200	6	3.00%	307	20	6.51%	169	5	2.96%
康熙五十七	174	7	4.02%	259	17	6.56%	151	4	2.65%
康熙六十	174	7	4.02%	241	15	6.22%	156	4	2.56%
雍正一	180	8	4.44%	235	14	5.96%	158	3	1.90%
雍正二	213	9	4.23%	241	15	6.22%	168	5	2.98%
雍正五	209	9	4.31%	235	15	6.38%	110	3	2.73%
雍正八	406	18	4.43%	191	8	4.19%	137	4	2.92%
雍正十一	330	18	5.45%	207	9	4.35%	96	2	2.08%
乾隆一	300	14	4.67%	187	9	4.81%	102	3	2.94%
乾隆二	313	16	5.11%	206	9	4.37%	102	3	2.94%
乾隆四	316	18	5.70%	143	4	2.80%	114	6	5.26%

说明:本表依据陈昌齐等:《广东通志》卷77《选举表十五》,华文书局,1968年,第1312—1323页;杜受田等:《钦定科场条例》卷22《乡会试中额·会试中额》,第77—83页绘制

乡会试中额:《钦定科场条例》卷22《乡

表2 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广东举人考取情况表

年份	总数	广州	韶州	惠州	潮州	肇庆	罗定	连州	南雄	嘉应	廉州	高州	雷州	琼州	琼州占广东比
康熙五十二	72	33	3	4	15	5	2	2	1	7	0	0	0	0	0.00%
康熙五十三	72	30	5	4	18	4	0	0	1	8	0	2	0	0	0.00%
康熙五十六	68	16	2	8	25	3	2	0	1	8	0	0	1	2	2.94%
康熙五十九	67	17	2	5	14	11	0	2	2	9	1	2	1	1	1.49%
雍正一	88	37	2	4	25	3	0	0	1	12	0	2	0	2	2.27%
雍正二	74	27	0	9	18	0	2	0	1	14	0	0	0	3	4.05%
雍正四	79	27	2	5	20	7	3	1	2	8	0	1	1	2	2.53%
雍正七	78	29	1	8	21	9	1	0	1	5	0	1	1	1	1.28%
雍正十	86	29	5	13	17	3	2	0	0	11	1	2	1	2	2.33%
雍正十三	75	19	0	10	18	7	0	0	4	12	1	0	0	4	5.33%
乾隆一	91	26	0	7	33	6	1	0	2	12	0	0	1	3	3.30%
乾隆三	79	30	1	2	17	7	2	0	1	12	0	3	3	1	1.27%
乾隆六	79	29	0	6	18	3	1	1	1	13	0	1	3	3	3.80%
乾隆九	79	25	2	7	24	3	0	0	0	13	0	2	2	1	1.27%
乾隆十二	71	20	1	7	20	7	0	0	1	7	1	3	3	1	1.41%
乾隆十五	72	29	2	3	13	8	0	0	2	12	0	3	0	0	0.00%
乾隆十七	72	31	2	8	11	5	1	0	0	7	0	3	0	4	5.56%
乾隆十八	70	31	0	4	11	5	1	0	1	11	0	1	1	4	5.71%
乾隆二十一	79	32	1	5	9	7	1	2	1	12	0	7	2	0	0.00%

(续表)

年份	总数	广州	韶州	惠州	潮州	肇庆	罗定	连州	南雄	嘉应	廉州	高州	雷州	琼州	琼州占广东比
乾隆二十四	72	36	1	7	11	9	0	0	1	5	0	2	0	0	0.00%
乾隆二十五	72	20	2	11	10	9	0	0	3	8	0	4	1	4	5.56%
乾隆二十七	71	30	0	8	11	7	0	0	0	10	0	2	0	3	4.23%
乾隆三十	72	37	1	4	21	4	0	0	0	2	0	1	1	1	1.39%
乾隆三十三	71	29	1	0	20	10	1	0	1	3	0	1	2	3	4.23%
乾隆三十五	72	31	0	7	17	7	0	0	0	3	1	2	1	3	4.17%
乾隆三十六	71	35	2	5	14	3	0	0	0	6	1	2	1	2	2.82%
乾隆三十九	73	27	2	6	15	5	0	0	2	8	0	0	1	7	9.59%
乾隆四十二	72	36	0	6	10	7	1	0	2	5	1	1	1	2	2.78%
乾隆四十四	70	38	0	6	6	10	0	0	0	6	1	1	0	2	2.86%
乾隆四十五	71	25	0	12	12	5	2	0	1	5	0	3	1	5	7.04%
乾隆四十八	72	38	0	3	11	5	2	2	0	6	0	1	0	4	5.56%
乾隆五十一	68	27	3	5	13	6	1	0	0	7	1	0	0	5	7.35%
乾隆五十三	61	28	2	3	10	7	0	0	0	7	2	2	0	0	0.00%
乾隆五十四	71	29	0	4	12	6	0	0	1	9	2	3	2	3	4.23%
乾隆五十七	71	34	0	2	14	4	1	0	1	9	1	3	0	2	2.82%
乾隆五十九	71	29	0	9	12	3	0	0	0	16	0	1	1	0	0.00%
乾隆六十	71	26	1	10	17	7	0	0	1	7	0	0	2	0	0.00%
合计	2723	1072	46	227	583	217	27	10	36	315	14	62	34	80	2.94%

说明：本表依据陈昌齐等：《广东通志》卷79《选举表十七》、卷80《选举表十八》、卷81《选举表十九》，第1355—1400页制作

中无法发现相关规律；罗定、南雄、连州为直属州，本身地窄人稀，同样在表2中无法获得相关规律，廉州类似之，肇庆亦无规律可循。其他府之举人考取情况可在表2中发现端倪，嘉应自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二十一年，每次乡试考中举人数超过10人的达11次，但自乾隆二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四年，考中举人数达到10人的仅有1次；高州每次考中举人数量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呈增长之势，并在乾隆二十一年达到最高值，即7人。但在乾隆二十一年后，高州每次考中举人的人次却呈现递减趋势。雷州乡试情况类似高州，约在乾隆二十一年前人数递增，后人数呈现下滑趋势。潮州自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一年，每次乡试考中举人的人次超过15人的达到14次，但自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六十年，每次乡试考中举人的人次超过15的仅有4次。惠州情况类似潮州。韶州在康乾五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一年，每次乡试考中举人的人次超过两人的有10次，自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六十年，每次乡试考中举人的人次超过两人的有5次，且出现连续三届和连续四届无举人的情况。

除去广州、罗定、南雄、连州、廉州、肇庆六府州无法发现规律外，其他府州举人考取情况之变化，多以乾隆二十一年左右为分水岭。另，表1广东进士考取情况及琼州进士考取情况皆是以乾隆二十一年左右为分水岭。故琼州科举在乾隆二十一年后能实现约30年的中兴局面，绝不是琼州籍学子内部的变化，否则无法解释广东本土众多府州之科举在乾隆二十一年后出现衰败的现象。只有外在因素的改变，才可使整个广东科举出现大范围的变化。查阅史料发现，清朝科举考试内容在乾隆二十一年起发生变化，“将乡会两场试题改去表判，易用五言八韵诗”^①。此后，各省拔贡、岁贡考试亦改判为诗。乾隆二十三年（1758），又定岁试、科试考试“俱增诗律诗一首，五言八韵”^②。两年后，确定童生考试“以一书一经一诗命题”^③。无论哪种层次的考试，除去新增的诗律外，所考内容只有数量上的增减，如将四书文两篇改为一篇，但绝无实质上的改变。^④所以可以大胆推测，清廷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即增加诗律，是广东多地科举出现以乾隆二十一年为分水岭，出现前后两级分化的原因。

自诗律为科举必考内容后，广东官员多次在奏折中提到诗律对广东学子的影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广东学政言：“肇庆以西为广东下游，廉州与广西接壤，地属边远，闻见浅狭，文理率多平近，时间杂无，诗谐律者少，失黏者多，盖为土音所累，难以聚更。择其文理清通，诗近稳合者，即去之，尚堪足额。”^⑤肇庆以西为高州、雷州、廉州等地，受土音影响，所作诗律多不达要求，以致出现“凑合”“将就”之事。乾隆三十三年，广东学政言：“此次各处试卷皆较臣上次办科举时稍微增长，至诗律一项，粤人僻处边方，向未娴习。是以臣上次办理科考时多不能完卷，至此亦俱渐知研究。而潮州府、嘉应州二棚应试经古学之生童多至千余人，其童生能作律赋者每处数百人。”^⑥可知广东学子受土音影响外，其本身就不擅长诗律。其次，诗律刚作为科举考试内容时，广东学子多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经过10年左右的探索，广东部分府州学子开始掌握诗律的创作技巧。乾隆四十四年广东学政言：“潮州、嘉应二属为粤东文藪。如潮州之大浦、澄海、海阳、潮阳，及嘉应州人文颇多淹雅，所作诗律亦颇有音节安雅、

① 张寿镛编：《清朝掌故汇编》卷41《学校四》，广陵书社，2011年影印本，第836页。

② 张寿镛编：《清朝掌故汇编》卷41《学校四》，第836页。

③ 张寿镛编：《清朝掌故汇编》卷41《学校四》，第836页。

④ 关于清代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可参见张寿镛编：《清朝掌故汇编》卷41《学校四》，第836页。

⑤ 边继祖：《奏报岁考事后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第791页。

⑥ 翁方纲：《奏报科试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481页。

声律调和者。就三属而论，广最醇茂近古，潮次之，嘉应州则不免有健讼刁悍之习。”^①此情也印证早在乾隆三十年，广东学政的预言：“合计广东诗律诚得士子实心奋勉数年，方可望其渐能成章。”^②可知，经过20年左右的探索，广东文教重地学子在作诗律方面已逐渐成熟。如表1所示，乾隆末年广东进士数量占全国比已现回升趋势，所以诗律应是广东科举在短期内由盛转衰的主因。

三 琼州科举中兴缘由

广东全省科举出现低迷时，琼州却一枝独秀，琼州是否在科举中享有特殊的政策，值得探究。乾隆十五年（1750），肇高学政孙岩称，陕西在乡试中为榆林、宁夏、凉州等处特设木字号、丁字号、聿左字号、聿右字号，在乡试总额中各取一至二个名额给榆林、宁夏、凉州等边远闭塞之地。故“臣思崖州、陵水、昌化、感恩四州县，地极烟瘴，僻处海角，较之榆林等处尤属荒远，请乡试另编为厓字号，额中一名”^③。清廷认为聿左字号、聿右字号是为西宁、凉州等三府一州之人而设，额中两名；丁字号为宁夏府特设，额中两名，木字号为榆林府所设，额中一名。而孙岩所请，“止一州三县士子，欲另行编号取中一名，未免过优，亦与体制未合，应毋庸议”^④。在乡试中为崖州、陵水、昌化、感恩特设专额的建议被否。现暂无史料证明乾隆年间清廷曾为琼州一府在乡试中特设字号、专额。清廷在乡试中为一府设专额的条件在四川宁远府上有所体现。乾隆三年（1738），四川巡抚硕色称宁远府“已建官设学，从无登科之人”^⑤，请于四川总额中，另编字号，为宁远特设一额。清廷议定：“宁远一府应试士子至三十名以上者，准其另编字号，于本省额内取中一名，以示鼓励。如不及三十名之数，照常取中，毋庸另编字号。”^⑥奏请特设专额之地，科举实力必须极为薄弱，凭自身实力无法在科举中登科，琼州科举虽不及广潮等地，但在广东全省内亦属中上等。如表2所示，琼州除个别科次无举人外，每科举人数量一至七人不等，故不符合特设专额的条件。此外，清廷允许宁远特设专额亦有其前提条件，即应试学子必须到达30人，可见清廷对于特设专额持谨慎态度。

清廷为拉拢少数民族，在科举中曾对其设专额，据现有史料查证，乾隆七年（1742），清廷议准：“于黎峒相近之区，崖、陵、昌、感、儋、万、定等七州县，设学一十三所……果有识字成诵者，量赏纸笔，能通文应试者，另编黎字号，每州县额取一名，一体乡试。”^⑦此为在童试时另编黎字号，在以上七州县官学学额中各留出一额专给黎族童生，但在乡会试时没有为黎族另编字号。乾隆十四年，广东督抚会奏称，以上七州县所设黎学，“虽有馆师，黎童甚属寥寥，且语音各别，教无所施，应概裁额支馆师脩脯银，仍归原款充公”^⑧。童试为黎族特编的黎字号就此取消。光绪十二年（1886），在外来殖民侵略日趋严重、琼州战略地位愈发重要之背景下，张之洞奏：“将广东乡试民卷中额八十三名内，拨出三名，编定玉字号。每科就琼州府属取中三名。（琼州）会试人数在十名以上，恳恩于广东中额拨出一名取中。若不及十名，临时无庸请

① 李调元：《奏报考后岁试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7辑，第718页。

② 翁方纲：《奏报办理广东省科试完竣各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5辑，第704页。

③ 杜受田等：《钦定科场条例》卷19《乡会试中额·各省乡试定额》，第65页。

④ 杜受田等：《钦定科场条例》卷19《乡会试中额·各省乡试定额》，第65页。

⑤ 杜受田等：《钦定科场条例》卷19《乡会试中额·各省乡试定额》，第56页。

⑥ 杜受田等：《钦定科场条例》卷19《乡会试中额·各省乡试定额》，第56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1742）八月十一日，第11册，第202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349，乾隆十四年（1749）九月三十日，第13册，第824页。

旨，以示限制。”^①此后，在乡会试中，清廷为琼州一府特设专额。但在此之前，暂无史料可证明清廷对琼州科举设过专额，或给予特殊照顾。

乾隆年间，琼州科举短期的中兴，可能是多方偶然因素的结果。清廷在制度上并未给予琼州特殊政策，但在私人情感方面是否得到过帮助，则难下定论。琼州籍进士王之藩“戊戌会试，房荐不第，将南归，房师相国朱文正公赠以资斧，勉留京邸，庚子成进士”^②。朱正文作为考官、内阁大学士，对王之藩赏识有加，将其留住自己府邸两年，庚子（1780）会试时王之藩随即高中进士。此次会试，广东仅有3位进士，其中就包括王之藩。王之藩留京备考期间，朱正文有无用自身的关系网为王之藩在庚子科会试中运作，不得而知，但不排除有此可能。其他琼州学子在京会试期间，有无得到其他朝廷重臣的眷顾，现暂无史料考证，难下定论。乾隆三十九年（1774），时任吏部主事李调元被任命为广东乡试副考官。^③如表2所示，此次乡试琼州有7人中举人，占本次广东举人总数的9.59%，为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六十年间占比的最高值。乾隆四十四年李调元已任广东学政，在本年广东岁试后，其给予琼州学子极高评价：“琼州一郡孤悬海外，其士子皆以读书为荣，虽经解诗赋稍不及广潮嘉三属，而文风竟堪与相埒。”^④这种评价是否带有李调元个人情感的倾向性？若李调元果真对琼州有个人情感的倾向性，则在乾隆三十九年其担任广东乡试副考官时，就有可能在潜意识里向琼州学子倾斜，使琼州有7人高中举人。有无此种可能，难下定论。

琼州籍杨景山于乾隆六年（1741）考中举人，乾隆二十八年高中进士。^⑤在此期间，清廷共举办10次会试，杨景山“五赴礼闈”^⑥，终得进士。琼州籍陈琮于乾隆五十一年考中举人，次年高中进士，可谓神速，但其在考中举前已“九赴秋闈”^⑦。琼州籍部分学子虽然在乾隆二十年初至乾隆五十年初高中举人或进士，但这是其几十年的学业积累所致，只是恰巧在此期间登榜。故琼州科举短期的中兴，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极有可能是各种偶然因素交织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也是建立在琼州籍学子有浓厚的学风基础之上的，否则，即使左右逢源，亦于事无补。

琼州虽不是文教重镇，但其向学之风甚浓。如乾隆二十年（1755），广东学政曾言：“肇高五属（琼州在内）文风虽为全盛，然亦多有沉潜读书之士，制义可观。”^⑧乾隆二十九年，广东学政言：“琼州文风较三府（高州、廉州、雷州）为优，人亦淳朴。”^⑨乾隆四十四年广东学政在岁试奏折中称：“琼州一郡孤悬海外，其士子皆以读书为荣，虽经解诗赋稍不及广潮嘉三属，而文风竟堪与相埒。”^⑩乾隆五十年广东学政在奏报广东科试情形时称：“琼州虽隔海洋，涵濡

① 《张文襄公奏议》卷19《奏议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510册，第438页。

② 咸丰《琼山县志》卷20《人物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800页。

③ 参见陈昌齐等：《广东通志》卷81《选举表十九》，第1389页。

④ 李调元：《奏报考后岁试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7辑，第718—719页。

⑤ 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26《选举制》，第1197、1227页。

⑥ 道光《万州志》卷10《列传》，《康熙万州志·道光万州志》，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582页。

⑦ 咸丰《琼山县志》卷20《人物志》，第801页。

⑧ 刘星炜：《奏报琼州岁考及田禾土风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第824页。

⑨ 边继祖：《奏报岁考事后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1辑，第792页。

⑩ 李调元：《奏报考后岁试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7辑，第718—719页。

文治日久，实与广、潮诸府相埒，其琼山、文昌、会同等县，颇知留意经籍，文理较优。”^① 综上所述可知，至少乾隆二十年至乾隆五十年左右，琼州籍学子潜心习读得到数任广东学政的认可，崇学之风可比广潮等文教重镇，此为琼州科举能够实现中兴的重要条件。乾隆三十三年广东学政翁方纲言：“雷州、琼州诸郡士子多甘守固陋，而读书上进者颇少。”^② 这是现发现的唯一一处对琼州学风持批评态度的奏折。根据此阶段琼州科举考取情况，以及其他数位学政对于琼州的评价，可判断翁方纲之言有失公允。

结 语

自科举开创以来，边疆之地便不占优势，琼州亦如此。清初，科举制度基本沿袭明制，实施南北卷制度，使琼州在会试中无一人中榜。后虽按省取士，但琼州籍学子亦要与广东省内其他府州学子争夺有限之名额，琼州孤悬海外，并不占优势。广东本土，尤其是广潮之地的学子冒充琼州籍参加童试，或冒充别省籍学子参与乡试、会试，以及其他作弊手段，使原本已倾斜的科举制度更加失衡。乾隆二十一年诗律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之一，成为广东科举的分水岭。广东全省科举出现低迷时，琼州却一枝独秀，此并非朝廷给予琼州籍学子特殊照顾的结果，应是在琼州学风浓厚的基础上，诸多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因素在此期间交汇而生的结果。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介山记》《剑虹斋集》出版发行

2020年5月，由介休史志研究室规划的“绵下文丛”系列丛书《介山记》《剑虹斋集》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两部书共计30万字，由温旭霞主编，冀成武、许中校注。

《介山记》脱稿于清乾隆五年（1740）之前，是介休清代诗人、戏曲作家宋廷魁创作的一部重要的戏曲作品，雅俗共赏，广泛流传。全剧24折，分上下两卷，叙演了“介休三贤”之首介子推的故事。这部扎根于介休文化土壤的传奇剧作无论曲词和内涵都是介休千年文脉的一种传承。出版这部校注作品，是为致敬这位介邑先贤，更为传承一方文脉。

《剑虹斋集》成书于乾隆辛卯年（1771），是介休本土文人梁濬所著的诗文集。全书共12卷。梁濬作诗，清雅可人，堪入“无我之境”；他一生喜游历，倡导组建的“味外诗社”影响深远，使介休一时人文荟萃。此番校点的版本是现今唯一见到的梁濬诗文集，是史志研究室对介休史料及时抢救和深度挖掘整理的成果。

(史志山西网)

① 平恕：《广东学政平恕为报廉州等地生童岁科试情形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上）》，《历史档案》2002年第3期。

② 翁方纲：《奏报科试情形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1辑，第481页。